

悦读

YUE DU

文学与历史的融通之美

读穆涛《中国历史的体温》

朱宣亮

穆涛说,我不是刻意准备去写这本书的。河北廊坊有一句土话挺形象,叫做“撂草打兔子”,本来是去拔草的,顺手打了一只兔子。

穆涛是无心插柳,自谦,他的“不务正业”是真正的务实业务,他开启了散文的新气象。

在此之前,读历史散文,难提兴致。多半因深奥艰涩拗口,处于一知半解,不知甚解之态。心生畏惧,错过了很多好看的历史散文。

有幸读到穆涛的《中国历史的体温》,让我重拾信心。

穆涛说:历史是活的,是有生命的。历史不是老掉了的牙,不是物化了树根,也不是失去活力的根雕,摆在展览厅里由我们说三道四。树根成为根雕之后,就不再是树根了。读史书,像穿越回到了旧时光里,也像来到一条大河的水源地,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,我只是把我看见的记述下来,是见到的,不是想象出来的。

这话说到心坎,穆涛笔下的历史不是冷冰冰的,它是有温度,有亲密度的,能感知到。正如书名“体温”恰如其分的表达。

朴素之美

朴素的语言有着无比的亲和力。那么何为朴素?是质木无文?还是春秋笔法?

穆涛说,穷日子里的苦,不是朴素,是简陋,是生活中的无奈。富人低调做事,也不是朴素,是修养,是潜于心底的一种奢华。朴素真切切切,却是高大上的。朴素是天生丽质,不是人工可以维护的,是骨头里的气质,不分高低尊卑。

朴素,是原本的输出,不做作,不过分刻意修改,是原原本本的呈现,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

《中国历史的体温》绝对是朴素文本的典范。自然朴素是穆涛散文的气质。

《中国历史的体温》

作者:穆涛

出版社:百花文艺出版社

说班固《咏史》质木无文,那是受视野所限。说春秋笔法,那是心机暗藏。自然朴素是客观叙述历史的一个最佳的表现或者记录方式。不带主观色彩,偏见,局限,对所见原本呈现,自然朴素的白话语言,长短句,四六句,俗语,方言,白话,网络流行语,歇后语,使得阅读亲切自然,又不乏幽默,不是那些高深难懂且难以阅读的东西,常有眼前一亮,特有趣,好多的历史由头、典故、传说,以前是听说过,读过穆涛的散文才进一步了解,并深入思考。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语,牵扯出一个故事娓娓道来,但又不是开门见山,“插播”了相关历史事件,读到最后如梦方醒,不觉心生欢喜。

自然朴素,不仅是穆涛历史散文的叙述语言和风格,更是一种精神,文之精神,人之精神。

我没见过穆涛本人,看扉页照片,一副学者的儒相,一团和气。难怪陈剑辉、张金城撰写的穆涛散文论《胸中万卷笔藏锋》中,开篇就是高赞:在当代散文界,穆涛是一个“异数”,一个独特的存在。我的理解穆涛可谓标新立异的高度,独树一帜的旗帜。

一个人总不会以一种方式存在,但好看的皮囊会在短时间内博得人的好感。而大人、学者、圣贤、圣人,不容易看到他的好,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,发酵,才能看到那团和气之下的别开生面。

气象之美

穆涛的散文大气象,大境界,以气度与气脉彰显“大散文”的为文之道。气度是宽广,广阔,也可以称为格局。穆涛有篇关于“气”的散文,绝佳。天气,地气,人气,主气,客气,气在理,一气呵成,气贯长虹,看得那个舒服。我读过李汉荣的《地气》,也读过胡竹峰《地气》,而穆涛的“气”绝对彰显了大散文的特点。

我读穆涛的散文,读公孙弘,读董仲舒,读得心机一片,读散文时处处“小心”,读到哪里都把他的“大散文”理论揣在心里,

后来渐朗,散文称之为“大”,并不在其内,如人的气场,文字就是一千字,再多也不过千,而意在千之外。

说为文之道,穆涛的散文和时代有着紧密关系,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体现时代的精神深度、广度,他用自己的火眼真金,融通史学与文学,使得他的散文特质独树一帜,在散文这棵老树枯木的文体上开出新枝,并散出新叶。

我现在的理解,“小散文”的“小”,是针对自己的内心而发。“大散文”的“大”,针对时代,为时代而鸣。一个向内抒发,一个向外而鸣。

穆涛的散文有大气象,大境界。看似描述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同,脱离时代之外,但万宗之源,华夏土地,中华儿女,之于历史就是“母体的温度”。我们是从刀光剑影、鼓角争鸣中走过来的民族,我们秉持以诗、书、礼、易、乐、春秋为文明的国度,我们的一切都来自曾经的那段历史时光,我们脱离不了母体,我们的光辉都基于我们的历史。正如作家穆涛所言:

“我们中国自汉代起,才开始以世界的眼光,重构国家的格局,这是汉代的大器之处,是汉唐气派的原点所在。但是这个大器是多么的来之不易,历经了太多的韬光养晦和自强不息。对大国崛起之前压抑地带的反思与内省,应是今天建立中国气派大时代的基础课。”

“一个时代的文学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。一个时代的史学成果,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。一个时代是清醒沉实还是虚化侈靡,看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史学作品就知道了大概。”

思想之美

思想是新枝骨干,它是有力量的,奋发向上的。其实“大散文”就是他对散文的理解和创新创造,就是他的思想。

读贾平凹的文章时,他就说过,如果你写一个石头,仅仅是一个石头的样子,那还不如让读者自己看好了。写石头是通过

样子看到样子以外的东西,启发,反省,那是有助于生命的,才是应该写的。我觉得穆涛的散文就是,历史就在那放着呢,对不对,自己看好了,你拿来重新翻箱倒柜地晾晒了一下没啥必要。但,穆涛的晾晒,可谓独具慧眼,可谓大家手笔,他把那个时代古人的好东西都抖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他的历史散文,是一面生活的镜子。

说刘邦是个粗人,最看不起那些学者儒生,又常拿来取笑。当众把学者儒生的帽子夺下来当作尿盆,粗野程度可想而知,无所忌憚,放出狂言,老子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,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有狗屁关系!就是这么豪横的一个人,奇了怪了,身边围了那么多的贤人志士,是不是很值得深思。

穆涛说,文化是虚象的,但时间久了沉淀下来,浸入土壤地脉就成了实的。现代汉语中称文化是软实力,指的就是这一层意思。你看看,大到一个国家如此,小到一个系统,一个单位,一个家庭,一个单独的人,那不更是如此吗?积淀下来,沉淀下来,那就是实打实的硬头货,就是思想了。

在中国的皇帝里,刘邦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集大成者,识人,能听,带头遵守,不出尔反尔。你看看,有几人能做到。

穆涛的金句随处可见,在所述历史的事件中如星光般闪耀。比如说:历史观,是观人心,也观我心,以观者的利益利害为出发点是不可取的。恨一个人便编造证据去诬陷,去诋毁;爱一个人则杜撰事实,凭空制造一个典型。写历史,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,要守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底线,“以古鉴今”是要沿循的,讲历史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清醒。因而那类“以古悦今”“以古媚今”,乃至史中找乐子,戏说历史的文章还是少写为宜。读来真是令人敬佩。那些戏说的,捕风捉影的,会误子弟。穆涛所言,无道无理。

穆涛的抒写,使得消逝的历史有了体温,成了热气腾腾的生活,充满了活力与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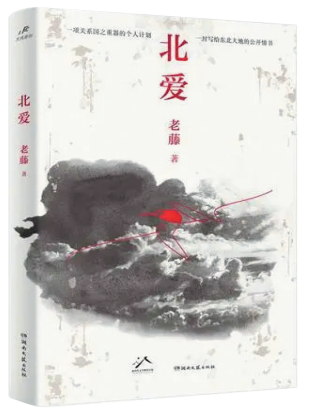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:上海译文出版社
作者:希拉里·曼特尔(英)刘国枝、虞涛译



内容简介:

《镜与光》是两届布克奖得主希拉里·曼特尔“都铎三部曲”的终篇。该书聚焦于克伦威尔因叛国罪和异教罪被斩首的最后4年。为亨利处理了一大批心怀怨愤的古老贵族之后,克伦威尔已然权势煊赫,宫廷内外再无对手。命运之轮隆隆作响,危险悄然逼近,克伦威尔的敌人早在暗中蠢蠢欲动。作者用细腻绵密的散文风格交织着惊心动魄的笔触,书写了“教父式”英雄托马斯·克伦威尔的传奇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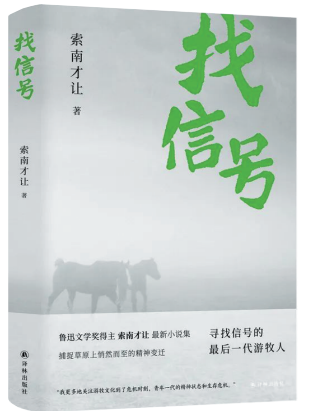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作者:老藤



内容简介:

该书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,是一部聚焦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前沿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。小说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背景,以青年学者参与研制的第五代隐形机、无人机等国家重大项目为主线。主人公青青,怀揣设计有国际先进水平大飞机的计划,在毕业后毅然逆行北上……作品被陈晓明等学者称为“一部期盼东北大地焕发生机的公开情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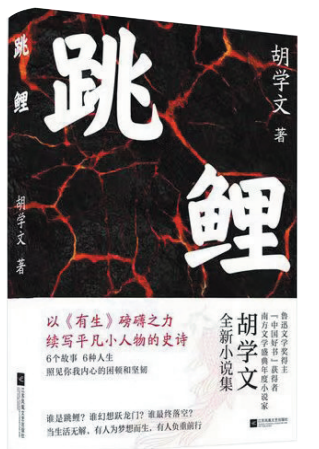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社:译林出版社
作者:索南才让



内容简介:

《找信号》为鲁迅文学奖得主索南才让全新小说集,展现时代浪潮中,草原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印记。索南才让描写高寒草原牧区生活,贴切而入微地展现粗犷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,尤其对牧民的精神世界,例如人与动物的“互养”关系,以及游牧文化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牧民生活态度的转变等,有着独特捕捉力。
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作者:胡学文



内容简介:

该书收录6个故事,映射生存和生命的永恒主题。作者刻画了小人物的卑微、忧虑、猜疑等复杂的精神轨迹。他们的纯厚和偏执中蕴含着强大的人性光辉,折射着朴素的善良和人性。小说中,夫妻俩谋得了好差事,照顾有钱老板的父亲,原以为鲤鱼跳龙门,结果却是一步一套。人到中年的乔先,面对婚姻的一场场闹剧,该如何收场?

味在“题外”

——读周作人《知堂序跋》

路来森

《知堂序跋》三册,钟叔河编辑,该书是已出版过几版的《知堂序跋》的“修订本”。

其基本内容,如钟叔河先生“编辑说明”所言:“本书三册,共收序跋二百二十一篇。第一册和第二册收自作序跋一百四十六篇,第三册收为他人作的序跋七十五篇,均按时间先后编次。”

关于“序跋”,知堂老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。

他在《永日集·燕知草跋》一文中写道:“做序是批评的工作,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,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,这才算是成功;跋则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二印象,所以较为容易了。”

由此可见,在周氏看来,“序”,是正儿八经的“文章”,必得是,客观的、有针对性的“批评”;而“跋”

则是“随感”式的,具有相对的随意性,只是作者的“一点印象”,视角可以小,个性化较强。

知堂老人在《看云集·自序》一文中,谈了作序的具体方法:“做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,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……这个我想似乎不大合适。其次是发挥书里边——或书外边的意思。书里边的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,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地说,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意思吧。”

由此可见,“书外边的意思”,才是知堂老人做序的首肯。后来,他把这一观点,概括为一句话:“我

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。”

在这儿,“不切题”三字是关键;但“不切题”,并非绝然撇开“文题”,他通常做的是“借题”——借题发挥。

能“借题发挥”,或许与知堂老人丰厚的学养有关。知堂老人人生经历丰富,于学,更是无所不窥:魏晋六朝,晚明近世;妖术魔教,图腾太步;释典儒经,性的心理;印度日本,希腊罗马;家训论衡,狂言笑话……在这所有方面,他都能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视野,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方法,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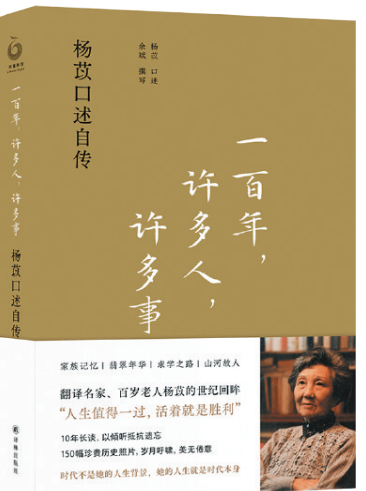
积学深厚如此,便难免不吐不快。故而,所谓“借题发挥”,实在是对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阐释,或批判。观点如此,在具体“做序”的写作中,知堂老人更是身体力行——践行之。我们不妨列举几例:

《旧梦序》,借之表达自己“文学的地方性”观点。“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,然而,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: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,也正是‘世界的’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。”《两条腿序》,借之,谈儿童文学,乃至于儿童教育。《杨鞭集序》,借之,谈“中国现代诗

乐观达人的人生姿态

——读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:杨苡口述自传》

禾刀

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:杨苡口述自传》
作者:杨苡/口述 / 余斌/撰写
出版社:译林出版社

2023年1月27日晚,曾翻译《呼啸山庄》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仙逝,享年103岁。此前几天,本书付梓,似乎是对杨苡先生一生的总结。

谈到口述自传初衷,杨苡先生曾说:“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,到了我这个岁数,经历过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,我虽是个平凡的人,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,许许多多的事想说。”杨

苡先生出身世家,接触过诸多名人,出人意料的是,她的这番话却显得如此云淡风轻。

本书收集了六十多张泛黄的老照片,许多历经近百年,足见杨苡先生是生活的有心人。照片几乎涵盖了她的人生,承载了她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和世情。照片上的杨苡先生个性张扬、信心十足。

从本书作者徐斌的后记中得知,这部口述作品前后历经十年。如此说来,杨苡先生最早口述时已

九十高龄,后来更是跃过百年大关。书中许多细节真实准确度极高,从他人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,足见杨苡先生记忆力惊人。

杨苡先生对有人用“贵族”一词来描述她颇存忌讳。她的祖辈四位均点中翰林,父亲杨毓璋一度任职中国银行行长。相较于那个时代大多数同龄人遭遇物质上的苦难不同,因祖辈的煊赫,杨苡先生的童年生活要安稳得多。不过,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不能卸掉她精神上的那两道枷

